

巫阳招魂

亚里士多德《诗术》绎读

刘小枫 著

Copyright 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巫阳招魂：亚里士多德《诗术》绎读 / 刘小枫著. 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9.2
ISBN 978-7-108-06426-4

I. ①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亚里士多德 (Aristotle 前 384-
前 322) — 诗学 — 研究 IV. ① B502.233 ② I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4674 号

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《牛津古典大辞典》中文版翻译”
(项目批准号：17ZDA320) [阶段] 成果。

责任编辑 王晨晨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宇

责任校对 龚黔兰

责任印制 宋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4.5

字 数 256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6,000 册

定 价 56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垂袖騰騰傲世尘，葫芦携却数游巡。

——唐·吕岩

献给袖手旁观者

诗者，天地之心，君德之祖，百福之宗，万物之户也。
诗者，持也，以手维持，则承负之义，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。
在于敦厚之教，自持其心，讽刺之道，可以扶持邦家者也。

——《诗纬·含神雾》

μιμῆσθαι δ' οὐδείς τῶν ἀσώφων δύναται.

没脑筋的人没谁能模仿 [我]。

——《忒奥格尼斯集》，行 370

事实上，我们所有人所说的，必定在某种意义上生成
为模仿品或相似物。

——柏拉图《克里提阿》107b6

我们的时代肯定胜过古希腊时代的一个特点是：我们
的时代更压抑，因而更深陷于绝望。

——基尔克果《或此或彼》

如果后辈要模仿前人，那么，他必须用怎样的眼力阅
读啊！

——莱因哈特《〈伊利亚特〉疏证》

弁 言

亚里士多德的《诗术》（又译《诗学》《论诗》《创作学》）已经有不下十个中译本，有的还带颇为可观的注释，但读起来仍然费解。这一章或这一段究竟在说什么，前后章节是什么关系，甚至某些个语词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即便有了注释，仍然难以索解。古典文本不仅需要语词笺释，还需要分章析句、疏通文脉。古希腊罗马经典如此，我国古代经典同样如此。

传统的人文教学以研读原典为主，如今的大学用通史或概论乃至种种时论取代研读原典，教学质量难免下降。要改变这一状况，教书匠首先得自己研读原典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笔者不得不废掉自己从前所学专业知识，从头开始学习如何研读原典。

据说，亚里士多德的传世讲稿要数《诗术》最难识读。《诗术》迄今被视为文艺理论或美学专业的经典，笔者恰好靠这个专业吃饭，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。在艰难的阅读过程中，笔者逐渐体会到，《诗术》不是在谈文艺理论

或美学问题，而是在谈治邦术——如今叫政治哲学或政治学。

麻烦来了：在文艺理论或美学专业的课堂上，要说清《诗术》为何以及如何是政治哲学或政治学，难乎其难。文学院学生或热爱文学的青年会觉得，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的事情与自己不相干。面对这样的习见，笔者常常感到束手无策。

其实，笔者念本科时也曾翻来覆去死记硬背《文学概论》或《美学概论》，否则没法报考研究生。年过半百后笔者才意识到，自己的青春被毁得很惨。想到这些，笔者再鼓起勇气，在文艺理论专业的课堂上尝试讲读《诗术》。毕竟，《诗术》通篇在谈如何作诗，而何谓“诗”以及何谓作诗，都是文学院学生或热爱文学的青年想要搞清楚的问题。

笔者试讲《诗术》首先为了弥补自己的青春时光。只要追求正确和美好的梦想永葆青春，无论多晚这种弥补都不会为时晚矣。

如今在大学教书，每年得填写“科研成果表”，其中有“创新性”和“社会效益”一类栏目。笔者得承认，本稿没有一点儿“创新”，也不会有任何“社会效益”，不过力图依据西人笺注和义疏细嚼《诗术》。若能把古典文本复述清楚，已经很不容易，算不上“科研成果”。自己若有所得，无不归功于高明的前辈们。

本稿基于2006年春季学期（中山大学）和2010年冬季学期（中国人民大学）开设的本科生大课，属讲稿性质。给本科生讲解经典，需要深入浅出，但无论深入还是浅出，都殊为不易：进入越深，浅出越难。笔者学力不逮，力求浅入浅出，而非貌似深入浅出：不求面面俱到，仅疏通脉络，初通文气，为有志深入细节者提供必要的基础。

讲稿分两部分，前半部分讲读《诗术》前五章（论诗），后半部分讲读《诗术》后十五章（论肃剧）。因编务繁重，整理讲稿进度极为缓慢。舒炜同志隔三岔五催促，让人心烦。这里先刊布已整理出来的前半部分，免得他不断唠叨。

由于属讲稿性质，加之笔者年迈，老人般的絮叨和重复在所难免，盼少壮之士多多包涵。

刘小枫

2018年元月

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

文献说明

本稿中的《诗术》译文均出自笔者试译，文本依据卢卡斯笺注本（D. W. Lucas, *Aristotle Poetics*, Oxford: Clarendon, 1968/2002），杨柯英译笺注本（R. Janko, *Aristotle, Poetics I with the Tractatus Coislinianus, a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oetics II, the Fragments of the On Poets*, translated with notes, Indianapolis / Cambridge, 1987），哈利维尔英译笺注本（S. Halliwell, *The Poetics of Aristotle: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*,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1987）；伯纳德特 / 戴维斯英译简注本（S. Benardete / M. Davis, *Aristotle On Poetics*, 2002）。

参考译本有：罗念生中译注释本（《诗学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）；马戈琉斯英译笺注本（D. S. Margoliouth, *The Poetics of Aristotle*, London, 1911），哈迪法译注释本（M. J. Hardy, *Aristote Poétique*, Paris, 1932/1999）；葛贡德译本（O. Gigon, *Aristoteles Poetik*, Stuttgart, 1961/1981）；特尔福德英译笺注本（K.

A. Telford, *Aristotle's Poetics: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*, Chicago, 1961/2011); 弗尔曼德译注释本 (M. Fuhrmann, *Aristoteles Poetik*, München, 1976); 马克连法译笺注本 (M. Magnien, *Aristote Poétique*, Paris, 1990/2011); 瓦尔莱英译笺注本 (G. Whalley, *Aristotle's Poetics: Translated and with a commentary*, McGill-Queen's University Press, 1997); 萨克斯英译简注本 (Joe Sachs, *Aristotle's Poetics*, 2008); 塔兰 / 古塔斯笺注本 (L. Tarán / D. Gutas, *Aristotle Poetics*, Leiden, 2012)。

义疏主要参考晚近半个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五种解读 (按出版时间为序): 一, L. Golden / O. B. Hardison, *Aristotle's Poetics: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* (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, 1968 / Second edition, 1982); 二, Stephen Halliwell, *Aristotle's Poetics* (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1987 / 1998); 三, Arbogast Schmitt, *Aristoteles Poetik* (Berlin, 2008); 四, Michael Davis, *The Poetry of Philosophy: On Aristotle's Poetics* (London, 1992, 戴维斯, 《哲学之诗》, 陈明珠译,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2); 五, Angela Curran, *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ristotle and the Poetics* (London, 2015)。

亚里士多德其他讲稿的义疏参考: 施特劳斯, 《培育灵魂的技艺: 亚里士多德〈尼各马可伦理学〉讲疏》

(1963, 冯庆译, 未刊稿); 施特劳斯, 《修辞术与城邦: 亚里士多德〈修辞术〉讲疏》(1964, 何博超译,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); 施特劳斯, 《古典政治哲学引论: 亚里士多德〈政治学〉讲疏》(1965, 姜林译,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); 特西托勒, 《德性、修辞与政治哲学: 〈尼各马可伦理学〉绎读》(1996,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); 戴维斯, 《哲学的政治: 亚里士多德〈政治学〉疏证》(1996, 郭振华译,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2); 伯格, 《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对话: 〈尼各马可伦理学〉义疏》(2008, 柯小刚译,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1); 潘戈, 《亚里士多德〈政治学〉中的教诲》(2013, 李小均译,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7)。

其他参考文献: A. B. Neschke, *Die "Poetik" des Aristoteles* (Frankfurt am Main, 1980); E. Belfiore, *Tragic Pleasures: Aristotle on Plot and Emotion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2); A. O. Rorty 编, *Essays on Aristotle's Poetics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2); O. Andersen / J. Haarberg 编, *Making Sense of Aristotle: Essays in Poetics* (London, 2001); S. Halliwell, *The Aesthetics of Mimesis: Ancient Texts and Modern Problems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2); P. Murray / P. Wilson 编, *Music and the Muses* (Oxford, 2004); 刘小枫 / 陈少明编, 《诗学解诂》(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6)。

本稿所引亚里士多德其他讲稿的中译，除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《政治学》《修辞学》外，均采用苗力田主编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）。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《政治学》《修辞学》引文大多由笔者依据牛津希腊文本试译，《伦理学》参考 M. Ostwald 译注本（Bobbs-Merrill, 1962/1999）和 J. Sachs 译注本（Focus Publishing, 2002），《政治学》参考 W. L. Newman 译注本（Oxford, 1902/2000）和 J. Sachs 译注本（Focus Publishing, 2002），《修辞学》参考 G. A. Kennedy 译注本（Oxford, 1991）。

本稿所引柏拉图作品的中译，采自刘小枫主编，《柏拉图全集：中短篇对话》（上、下册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9），王扬译，《理想国》（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6），林志猛译，《法义》（未刊稿），凡有改动不一一注明。

文中引用以上文献，仅注书名和页码。若文献注不长，一律采用文中夹注，以免读者上下搜索。

目 录

弁言	i
文献说明	v
 引论：《诗术》寻找属己的读者	1
一 《诗术》与现代文教制度	10
二 《诗术》的内传	33
三 《诗术》的外传与失传	55
四 《诗术》为何特别晦涩难解	92
 原“诗”：古希腊诗术的起源问题	156
一 希罗多德与诗术	162
二 苏格拉底 / 柏拉图与诗术	209
三 诗术与智术	233

诗术与立法术：《诗术》前五章绎读	245
题解：何为诗术	245
一 诗术与模仿	264
二 模仿与行为的伦理品质	308
三 模仿与人性差异	358
四 民主时代与诗人的品质	382
五 肃剧引论：城邦卫士与灵魂净化	416

引论：《诗术》寻找属己的读者

亚里士多德（公元前 384/5—前 322）出生在爱琴海北部的卡尔基迪克（Chalcidice）半岛东岸的斯塔吉拉（Stagira）镇。该镇属马其顿王国，亚里士多德的父亲（名叫 Nicomachus）曾任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（Amyntas，菲力二世的父亲，公元前 393—前 370 在位）的御医。用今天的说法，亚里士多德出生知识人家庭。按当时的习惯，医生首先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儿子，因此，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在少年时代就从父亲那里习得生理方面的知识。

17 岁那年（公元前 367），亚里士多德到雅典留学，进了柏拉图学园，因忒聪明而有“小驹”之称。亚里士多德进学园时，柏拉图年过六旬，已写下《普罗塔戈拉》《斐德若》《会饮》《斐多》《王制》（卷二至卷十）。这些作品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热爱智慧，但无不与作诗相关。可以说，热爱智慧与作诗的关系问题，在亚里士多德的启蒙教育中已经播下了种子。

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一待二十年，37 岁

时（公元前347），柏拉图去世，他的外甥斯培西珀斯（Speusippos，公元前395—前339）接掌学园。也许由于与学园的新掌门人在学问上谈不拢，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，东渡爱琴海去了小亚细亚西北岸的小城国阿塔尔纽斯（Atarneus），他早年的学园同学赫耳迈阿斯（Hermeias）已在那里当王多年。

亚里士多德在阿塔尔纽斯城国首府阿斯索斯（Assos）办了一所学园，但三年后他又不得不离开。原来，老同学赫耳迈阿斯先前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才当上王——史称僭主，并对波斯国纳贡称臣。马其顿崛起后，他又与马其顿暗通款曲，打算脱离波斯国控制。亚里士多德在阿斯索斯安顿下来不久，赫耳迈阿斯暗通马其顿事败，被波斯人处死，亚里士多德也因此被逐出阿斯索斯。

亚里士多德流落到勒斯波斯岛（Lesbos）首府米提勒涅（Mytilene）城，在那里待了两年，然后回到家乡斯塔吉拉镇，娶了跟他一路流落的赫耳迈阿斯的侄女皮梯阿斯（Pythias）为妻，生下一女。大约40岁时（公元前343），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国王菲力二世之邀，做时年13岁的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。在马其顿宫廷侍奉王子的八年里，亚里士多德目睹了马其顿在菲力二世领导下迅速崛起。

亚里士多德用什么知识教王子，今人非常感兴趣却不得而知。从亚历山大熟悉荷马诗作以及后来与亚

里士多德的外甥、纪事作家卡利斯忒涅（Callisthenes of Olyntus，公元前360—前328）关系紧密来看，亚里士多德少不了带王子阅读古诗和纪事作品（如今称“史书”）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亚里士多德用实践知识教王子，这类知识主要来自如今所谓的文学经典。据说，受亚里士多德影响，亚历山大也酷爱医学和自然科学，八成是后人编的“八卦”。^{〔1〕}

公元前336年，菲力二世被刺身亡，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。次年，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，创办吕凯宫（Lyceum）学园，从事教学直到亚历山大去世，历时长达十一年（史称“第二次留居雅典时期”）。

这时的雅典已经不再是如今所谓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单位，而是属于马其顿王国领导的泛希腊同盟成员之一。在这十一年里，亚历山大承继父志，挥军横扫东地中海周边陆地，夺取受波斯帝国控制的叙利亚、腓尼基、埃及，然后东征波斯本土，进兵中亚腹地再南下印度，打造出实现希腊化帝国梦想的天下大势。

天公不作美，公元前323年，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归来不久，在他选定的帝国首都巴比伦城暴病而卒，年仅33岁。消息传来，雅典城一片欢腾，反马其顿情绪高涨，

〔1〕 关于亚里士多德生平的最早记叙，见拉尔修，《名哲言行录》，徐开来、溥林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，页419—447。